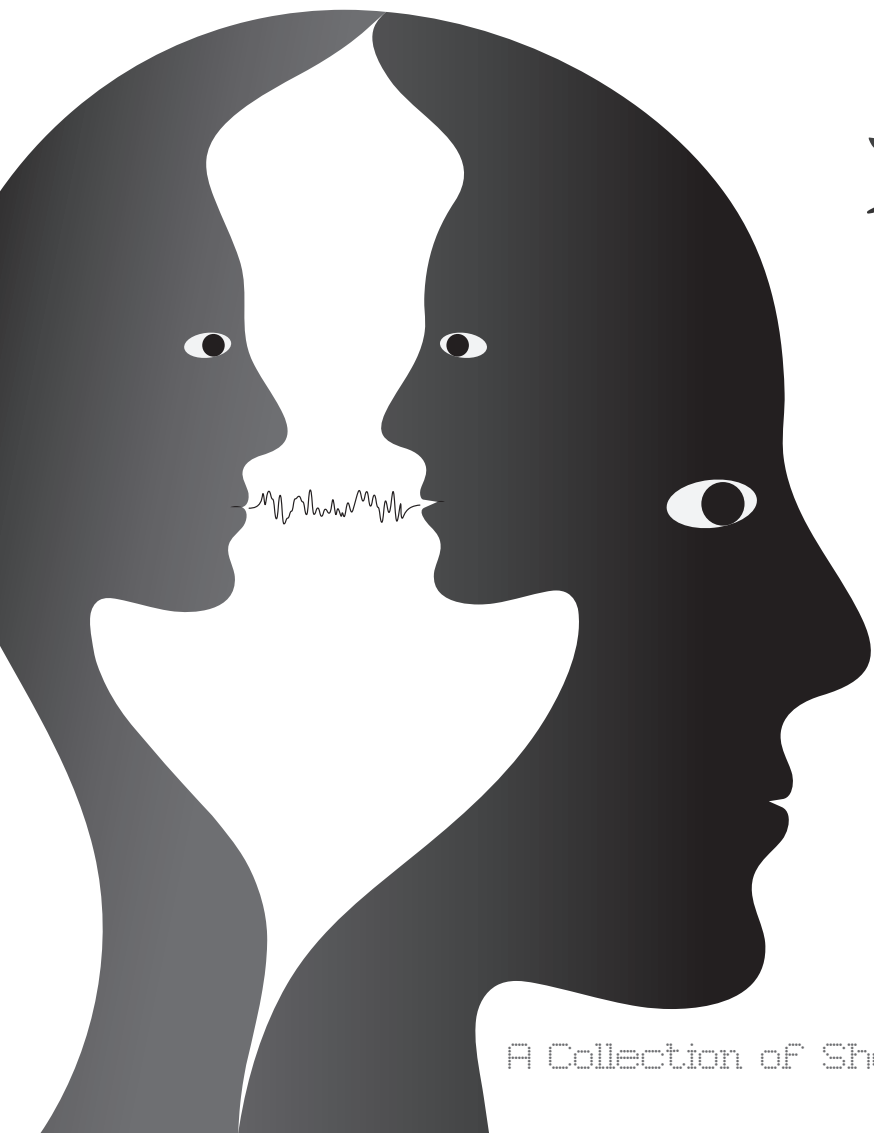


# 二 一 心 者

喬衍——著



A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 一心者之白日漂

I loved you first: but afterwards your love outsoaring mine.. For one is  
both and both are one in love.

——馮聰微博發佈

50  
克里斯蒂娜·羅塞蒂 (Christina Rossetti)，〈雖然我先愛你〉 (I loved you first: but afterwards  
your love)，意為：始於我先愛上你，你回我更多愛意，正如一枝開雙蒂，愛是兩心合一體。



清晨，馮聰看見衛生間牆上趴著一隻蟑螂，就拿拖鞋啪的一下把牠打死了。昨天，同樣的地方也趴著一隻一模一樣的。咦！這幾天的天氣也都差不多，我未澆水的花也一直露著小綠芽，桌子上的紅牛喝完一瓶還是一瓶……這些在暗示著什麼呢？原來，我在同一天生活了很久呀……現在與過去，也許都存在於將來的時間<sup>51</sup>……他恍然大悟，再次拍死那隻蟲子，想弄清林菲會不會突然冒出來，眼光如鋒銳的劍觸動他的肌膚，大喊：

——That it might be fulfilled which was spoken by Frances the beauty.<sup>102</sup>

——菲美人，我好像中了魔咒，一切都在預先被允許中重複，此即你所言的應驗麼？

為那張蘇藍的照片，捕風捉影中進行詞彙貧乏的爭吵。這戲仿聖經箴言的蹩腳語句，肯定源自露著駭人微笑的上海人。

——喂。你相信時間會靜止嗎，存在永恆的輪迴，悉數周而復始？

——喂。討厭鬼，正睡得香香的，見面得請喫大餐謝罪啲。

<sup>51</sup>  
T.S.艾略特《四個重奏·焚燒的諾頓》：“Time present and time past/Are both perhaps present in time future, And time future contained in time past.”

<sup>52</sup>  
《新約·馬太福音》。“That it might be fulfilled which was spoken by Esaias the prophet.” (4:14) 意為：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後半句被改造，故後文中寫道「戲仿聖經箴言」。

——好。我訂了兩張影票，喝著可樂，嚼著爆米花，笑看英雄表演犧牲。

打破魔咒最可行的辦法就是衝出房間——他當機立斷擰轉入戶門鎖，手機卻鬼使神差地響鈴，一個限制號碼傳來那條驚悚的英語簡訊。

——說，你跟他是什麼關係。

——小夥子，做按摩的是在這嗎？

——在樓上，大娘，您昨天不是問過嗎？

馮聰迷離恍惚中，回屋拿走桌子上的紅牛，再換一身衣裳，改走安全通道，仿若倉惶逃走的小偷。

沒理會候客的司機招手，徑直穿過路口乘坐公車，在陌生的站點走下，漫無目的地向前踱步，一輛計程車徐緩駛來，分不清是它自動停靠，亦或自己下意識地揮手。

——師傅，去學府路的書店轉轉。

風雅頌還在，尚書還在，儒林還在，江城子大門溫順地閉鎖。街上熙熙攘攘，店中三三兩兩。兩大排外國文學，同書不同譯本的排列煞是有趣，為比較癖和收藏癖患者提供良方。

——請問，有林文月翻譯的《源氏物語》嗎？

——同學，現在下架了，下月再來吧。

——有《新嫁車的詞兒》嗎<sup>53</sup>？安得巨鯨兮吞扶桑<sup>54</sup>！

——詩歌放那邊，前面是古典文學，自己找找。

儒林為讀者推薦的新書如森林砍伐後餘下的枯木墩。搞愛國運動，牽連日本文學？水果店經理在洋蔥胡蘿蔔陳列的櫥窗上貼了一幅無關商品的標語<sup>55</sup>，表面的字跡被校長關於人民教師品德規範中的一個重音詞彙抹去，只在奧威爾反烏托邦的小說中才見過：停止思想犯罪。阿拉伯人在亞歷山大府焚書，括號內祈主福安之。

不走邪路，看看邪書。星條旗保護焚燒它的人，我這課上的，朗讀一篇報告便成了囚徒。爾等崇洋媚外年輕人，按照喻委員的提案，就該判刑二十年<sup>56</sup>。

在被沉默與服從的失語時代，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部分蒐索結果未予顯示，看看儒林中有否村上這棵樹。抱歉，因為你不够，那年的流行用語<sup>57</sup>。家中的書櫃仍陳列含香的上譯名

應為《辛稼軒詞選》，現代典故，為人物無知的口誤，見於劉心武小說《班主任》。

張宗昌的一首絕句，「安得巨鯨兮吞扶桑」是當時流行的空話。

標語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見於哈維爾《無權者的權力》。

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喻權域曾上提案，要求擬訂《漢奸言論懲治法》，對發表為歷史上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行為辯護的漢奸言論，處以最高二十年的監禁刑期。

「你還不懂嗎？因為你不够村上春樹」，成為青春男女分手的理由。見於袁皖君《抱歉，因為你

著，那年他倆人手一本。馮聰從直子身上知曉一個女生的祕密，卻未來得及驗證。

*The Great Gatsby*<sup>158</sup>，他從原著翻出吉普賽女郎演唱的歌詞，若無旁人哼起：

——I'm the Sheik of Araby. Your love belongs to me. At night when you're asleep. Into your tent I'll

creep——<sup>159</sup>

身穿灰色夾克藍黑色西褲的傢伙，與馮聰嚴重撞衫，更奇怪的是他也拿著外研社的蓋茨比，舊夢重溫的紅色書脊依然，人卻早在未經確認的歧途棄他而去，不禁自言自語：

——或許人生遠比爬進女人的帳篷要複雜，她的愛情難為你所屬，你擁有的只是無法排遣的心如荒漠。

消瘦的男人抬起頭，稚氣未脫的姿容難掩書生的狂狷，馮聰不禁流露出一絲哀傷與驚恐，眼前足夠參加他模仿秀的男生攬入他無可救藥的過去。

---

不夠村上春樹》。

<sup>58</sup>《了不起的蓋茨比》，菲茨傑拉德著。

<sup>59</sup>巫寧坤譯：我是阿拉伯的首長，你的愛情在我心上，深夜當你酣然入睡，我悄悄爬進你帳篷。

(The Beatles: *The Sheik of Araby*)



60

意為：人成長過程就是一個遺憾的過程。

The process of human growth is one full of regrets<sup>60</sup>——馮聰隨手發條微博時，男生挽著亭亭玉立霧鬢雲鬟的女孩，走出風雅頌，左手拿著蓋茨比。

——星！

馮聰探口而出。女孩轉身回眸，久違的熟諳面容，笑靨如花。

——你怎麼跟他在一起，我找了你好多年，跟我回家好不好？

女孩甩開馮聰剛剛牽上的手，男孩上前推搡他，面容剛毅——壞人，再動就報警。

一個幼稚的敵意稱謂，風華正茂的身影消散在視線中，呆容的馮聰被綿綿無盡的遺恨驚醒，深感怯懦即錯誤，快步追去，尋回夢的歸路。

——星，這幾年我就是行屍走肉，跟我說句話吧。

——你是誰，胡扯些什麼，非得一直纏著我們？

——沒有人會長著一樣的酒窩，我確認是你回來了，星。

——她長得太像你了，真是活見鬼，你可有失散多年的哥哥？

——你忘記最後一條留言了嗎，如果有緣自會相見。

——Love loses the race against time. Spring's rosy color fades from forest flowers.<sup>61</sup>

——別理他，最近網上說有精神病人故意搭訕，然後伺機行兇，小心他身上藏著刀子。

他們話音窸窣，馮聰側耳識別了，所謂近朱者赤，他常常懷疑林菲有一種特異功能，能聽見一百米外蒼蠅起飛的聲響。這時候，她應該在打噴嚏。她從馮聰的微博中複製這句英語，反復發給他。

——你翻譯下，愛在與時間的賽跑中落敗，後面呢？

——你用的谷歌還是金山？把一切希望拋在後面吧！<sup>62</sup>

林菲使用紅色的字體，馮聰拋擲紅色的蓋茨比，小學時他用紅色的蠟筆塗抹太陽，長大後送給星一件紅色的連衣裙。書跌落在青石磚迸濺起塵土，星和那個男生消失像煙火。丘吉爾首相謂之比發表餐後演講更難的事情是試圖親吻一個遠離你的女人<sup>63</sup>。沉思片刻，口占短詩：

讓女人著迷的

<sup>61</sup> 意為：愛經不起等待，林花謝了春紅。

<sup>62</sup> 《神曲》。地獄的門上寫著：「你們走進這裡的，把一切希望拋在後面吧！」

<sup>63</sup> There are two things that are more difficult than making an after-dinner speech: climbing a wall which is leaning toward you and kissing a girl who is leaning away from you.



由時間醞釀發酵的祕密

在文字裡潛行

哦，那個午後

用青春的輕紗偽裝從前

帶著墨水的暗香從自習室穿梭

靈眸與編織提問者晤談

他猜測——

那一些留在歲月答卷上未知的吻吧

——蘇藍，我在學府路，只隔一條街。

馮璫揮揮封底的灰塵，跟隨飄來的風掉轉方向，蹣跚蹣跚橫過馬路，走向月華樓。淫雨無度的季節，我們常在行人零星的路途會面，空氣中氤氳著你匆匆消逝的淡香。她也拿著本外文書，一路姍姍。門前花壇，衣裙過膝的少女，不著露胸V字領，眸子清澈見底，純得不忍觸摸的可愛。

大地色的眼鏡挽著天空色的長裙頑皮地走在淺淺的石階上，於花園深處貼面，從脖頸到面頰游移，清香從鼻孔滑入心脾，上挑舌尖蠕動雙脣。她的臉廓卻似不定的雲，半臂間隔，杏目圓翻

——整天都魂不守舍，要敢腳踩兩條船，我馬上把你闖成太監！馮璦抓攥林菲的右手，瞪著她：  
——你發什麼神經，她是我輔導的見習生，勤懇上進，幫我查閱成堆資料，請她喫飯又奈何，要是想幹不見光的事，會告訴你嗎？無事生非。

我呵護她，那是一種出自兄長的眷注。華月樓情調古樸，牆上掛著西廂主題的國畫工筆，比普通植物花卉，更適宜才子纏綿。盡享佳肴吧，補償你的春夢。呸！你才做春夢呢？天天意淫當楚懷王。

——你又買本 *The Great Gatsby*。

——上月給學生推薦《麥田裡的守望者》，被扣上誘導早戀與教唆逃學的帽子，就隨手拿了本名著。

——哼，你又哄騙我，我剛買了本勞倫斯的《虹》，大失所望，原來不是愛情小說。

——暗蘊大洪水的聯想，虹表示了天地人之間達成了神聖的契約。

——華茲華斯每每諦視天邊，見到彩虹就會怦然心動，生命之初如是之，垂暮之年一如既往。